

芬芳
一叶

“请会”的白露

□孙同林

“白露白茫茫，大豆满地黄”，白露是农业的，也是农民的。收获成熟了的花生，打理待熟的大豆红薯，地里的稻子已经丰收在望，一眼望去，碧波荡漾……白露节气之美深深镌刻在我儿时的记忆里。

因为白露在9月初，亦是新学期开学的时候，家里每年都要在白露之前为我们凑齐学费，好让我们姐弟安心去上学。白露时节，太阳直射点南移，光照减弱，暑热消退，寒气剧增，每年的开学关，母亲总要想方设法给我们姐弟添置一件新衣裳，让我们穿得暖和和、体体面面地去上学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家里的日子入不敷出，为了我们的开学母亲常常愁得睡不着觉。

记得我11岁那年，眼看白露将至，新学期就要到了，我们的学费和新衣裳却还没有着落，祖父因患有严重心脏病住了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父亲又在装氨水的船上摔伤了腰，需要动手术。

母亲实在做不出无米之炊，便生出“请会”的想法。她知道大伙的生活都不容易，很担心邻居们不应她的会，但最后还是鼓足勇气给左邻右舍们发出请会之邀，不料，大家都纷纷响应。

在一个秋风徐徐的下午，母亲召集的12家邻居代表，围坐在我家门前那棵大棟树下。母亲叫我用11张小纸片，写上1~12的数字（除了9），搓成团，放在一个小竹匾里，母亲对大伙说：这次“会头”是我，加上你们11个“会脚”，一共12家人，从9月开始，每月举会1次，每家“摊会”5元，筹款60元。今天第一个“会款”由我收。以后每个月1日大家就把5块钱交给我，我收齐发给当月的“会脚”。

说完，她把装着11个纸团的小竹匾平平地摇晃几下，叫大家抓，然后记下每个人的收款月份。

这60元会款，解了我家燃眉之急：学费有了，父亲动手术的钱有了，又给祖父买了一只鸡补充营养。接下来，母亲用余下的钱，到商店买回早就看好的布料，给我们姐弟赶做新衣服。那年代，给孩子做新衣服可不是一件小事，一般家庭都只给老大添置一件，小的就依次捡大的穿。这一次，母亲给每个人都做一件。妈妈很用心，平时，看见哪个学生的衣服样式好看，就借回家，依样画在报纸上，剪出纸样。待母亲买回布料，就按纸样裁剪出来，然后坐下来一针一线地缝制。白露前夕的处暑时节，天气还很闷热，常常在我一觉醒来的时候，看到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，聚精会神地缝衣服，那幅剪影，像烙画，深深烙在我脑海里。

开学的日子在母亲的辛勤忙碌中到了，我们姐弟一个个穿上新衣服，揣着学费，高高兴兴去学校。母亲站在家门口，目送我们远去，脸上乐得像一朵花，无疑，她比我们谁都高兴。

斗转星移，时光渐进。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，白露却年年驾着秋风，如期而至。白露年年有，最难忘的是母亲“请会”的白露，它永远在我心里。



斑斓

王尚

花帽上的尘土

□马智友

绣出的草木葱茏过
斜插的禽羽飞翔过
你催促的舞姿，在花帽上
整日整月，转动五彩的大海
一遍遍洗去尘土

花帽的憧憬，梦和月光忘记过

美好的四方
在我面前风情万种
兰花把香过的门又开一遍
我头上有一顶看不见的花帽
尘土已忘记，它在供养
草木的根，禽羽的喙

你的花帽，有往事，有告别
有星星，自带的美

有多年前那个春日，还没
飞扬上去的尘土

紫琅诗会

草花游戏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：

见信好。转眼从周到此已有四月，近山楼的生活可称安闲。八月初我放暑假，本周已开学，赶紧给你回一封信。今夏此地亦极热，有一阵夜里也有三十多度，实在难挨。家里最凉快的是晒不到太阳的小客厅，最热的几天晚上干脆把草席挪到那里，不敢睡晒得烘热的卧室。身边好几位师友去北海道避暑，我虽心动，但因忙于杂务，到底没有远行，只在奈良、京都府北部转了一圈。

从周在此一切都好，此前在北京独居时因饮食不当导致的过劳肥也成功减去，本人甚为满意。暑假时我们请了两拨客人来家里吃饭，由从周做最简单的中国家常菜。凉拌黄瓜、蒸茄子、青椒肉丝、回锅肉、扇贝粉丝、山药排骨汤这些，从周负责掌勺，得到一致好评。因为本地友人在店里常吃的中华料理和我们的家常菜完全是两回事，我们调料用得很克制，也不勾芡，对他们而言极感新鲜。平常多半也是从周做菜，他极有耐心，愿意为日常饮食付出刀功，不像我总是胡乱凑合。可惜我不能为他提供外语环境，他的口语进步似乎较缓，但口音常常受到本地朋友的表扬。我好几次问他想不想念北京，具体又想念什么。他思索半天，竟说最想念的是炸酱面。

“没有别的了吗？”我追问。

“茄丁面也行。”

足见他昔日在北京的生活何等简朴。但前些日看张律导演的《漫长的告白》，听了片中人物说的字正腔圆的北京话，他倒说“久违了”。我们从前买了“北京古籍丛书”之类北京史料掌故，他搬家时全部寄来，有时翻翻，倒也足够回味。

他喜欢拍照，上下学路上随手拍。有一次我们去鹤桥韩国城，他拍

街景，却没留意到远处有一个本地流氓，似乎大白天喝醉了酒，说着电影里才能听到的、咕噜咕噜带卷舌音的流氓腔，质问他“拍什么拍”。我也没见过这阵势，只好牵着他道歉撤退。不料对方兴致很好，直追了半条街，还好他的同伴最终把他拽住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从周在京都的商店街拍照，看到对面来了位骑车的少年，吸取教训，赶紧收起相机。不料那少年竟停下车，双手比出“V”字，笑眯眯，专门给他拍。从周回家后连连感叹可爱极了，前后一惊一喜，让他在这里的体验更丰富。

近来我主要调查吴其濬和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，所得只是零星线索。刚在国图数字图书馆民国文献中翻到一册宗亮晨编译的《植物小玩具》，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，内容非常有趣。鲁迅与周作人很早就对儿童的玩具非常关心，认为玩具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器材，也愿意借儿童的眼睛为儿童作诗，《植物小玩具》大概是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而诞生的产物。书里介绍了74种简易的玩具做法，取材不外乎柳条、笋壳、紫云英、苘麻花、豆荚、茄子、麦秆、西瓜皮、莲梗、慈姑等等。有一种我觉得最新鲜，取卷丹百合的一枚花瓣作豹的身子，用花柱作豹的足，而百合科确实还有豹子花属呢。这些都是南方常见的植物，我也不陌生。当中有麦秆做的口笛，我小时候也做过。但凡植物有细长的管状部分，皆可做口笛，比如紫茉莉的花摘下来衔在嘴里，也可发出不太尖锐的闷响。最近，院子里的紫茉莉开花了，从周看到，也是摘一朵衔着吹。我问他，你小时候也这么玩？他说当然。可见这种游戏的普遍与简单。不过，此书既然叫“编译”，那么必有所本，书中写到的花冠、面具、菖蒲叶做的宝剑、橡子陀螺之

类，在明治以来日本编纂的儿童游戏中都很常见，有些现在仍是幼稚园学前教育中亲近自然的重要内容，叫作“草花游戏”（草花遊び）。

冬春之间，常在寺院石台的角落见到花叶做的小人偶。大约有两类，一类是用山茶花苞作人偶的头部，在外面一层一层包裹上山茶树叶作十二单；一类是用蒲公英花取代山茶花苞，衣裙则用羊蹄草的叶子。都是就地取材，又十分别致，且深富本土趣味。

我幼时也有几种常玩的草花游戏，其一是待芥菜结出许多心形的种荚，小心撕开，不使断裂，令种荚盈盈垂挂一串，随后转动茎干，小绿心哗啦啦如微型拨浪鼓，在小儿听来十分可爱；其二是抽取结穗的狗尾巴草，将狗尾处弯折下垂，再把木槿花之类的整朵穿过草茎，罩在毛茸茸的狗尾上，像一盏小提灯；其三是梅雨的晚上，将萤火虫塞进栀子花苞，挂在帐子里，欣赏一点幽香和微光，那时竟不觉得残忍。至于用芦苇叶、葱兰叶、柳条编出更精巧的玩意，则需要稍微高端的技术。我父亲和他的三兄、即我的三伯父，说是手都很巧，会用竹篾、彩纸做风筝和花灯，记得我幼时曾得到过一只彩纸兔灯，非常喜欢。长大后就没有了，市上卖的多数粗笨，当年也没人觉得父亲他们的巧手有特殊的值。近年传统文化复兴，这些旧的玩具与技巧被人们记起，在各种汉服视频里登场，固然很妙。只不过，演出来的游戏和自然地玩着的游戏之间，仍有不小的距离。

回忆往事，一不小心话就多。你小时候可有什么草花游戏？或许男孩子玩的又不一样。下回来信，也请你多讲讲。

松如

壬寅桂月十八

京都通信